

世界文学译丛

苔丝

周殿富◎主编 [英]托马斯·哈代◎著 商金龙◎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家境贫穷的苔丝迫于无奈去富人德贝威尔家工作，被花花公子亚利克诱奸后离开，生下一小孩却夭折了。后来她去一家牛奶场工作，遇到了安其儿·克莱尔并与之相爱。在新婚之夜她向克莱尔坦陈过去，没想到说深爱她的克莱尔却无法原谅她，离开了她。最后她又迫于生计和亚利克同居，当克莱尔回来找她时，苔丝为了证明自己对克莱尔的爱，杀了亚利克……

苔丝

世界文学译丛

苔丝

周殿富主编 [英] 托马斯·哈代著 商金龙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策划：崔文辉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苔丝 / (英) 哈代 (Hardy, T.) 著; 商金龙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9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80762-915-3

I. 苔… II. ①哈… ②商…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913号

书	名：苔丝
著	者：[英] 托马斯·哈代
译	者：商金龙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5.5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915-3
定	价：39.80元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会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第一部分 纯洁少女

第一章	3
第二章	8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0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2
第八章	46
第九章	50
第十章	55
第十一章	63

第二部分 失贞女子

第十二章	71
第十三章	79
第十四章	83
第十五章	94

第三部分 重获新生

第十六章	99
第十七章	104
第十八章	111
第十九章	118
第二十章	125
第二十一章	128
第二十二章	134

第二十三章	137
第二十四章	144

第四部分 婚姻大事

第二十五章	151
第二十六章	160
第二十七章	165
第二十八章	171
第二十九章	176
第三十章	182
第三十一章	189
第三十二章	199
第三十三章	205
第三十四章	214

第五部分 惩罚女人

第三十五章	227
第三十六章	235
第三十七章	245
第三十八章	253
第三十九章	257
第四十章	263
第四十一章	270
第四十二章	276
第四十三章	281
第四十四章	290

第六部分 痴男怨女

第四十五章	301
第四十六章	309
第四十七章	320
第四十八章	327
第四十九章	333
第五十章	340

第五十一章	347
第五十二章	355

第七部分 破镜重圆

第五十三章	365
第五十四章	370
第五十五章	374
第五十六章	379
第五十七章	383
第五十八章	389
第五十九章	396

第一部分 纯洁少女

第一章

五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一个中年男人正从沙斯顿向布雷克默尔谷（也被称为黑荒原谷）附近的玛落特村里的家中走去。他走路时，两条腿一瘸一拐的，步履蹒跚，总是偏向左边。他偶尔还轻快地地点一下头，好像对某个建议表示赞同，实际上，他心中从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事情。他的胳膊上挎着一只可以装鸡蛋的空篮子，头上戴着皱皱巴巴的帽子，摘帽子时大拇指接触帽檐的地方也被磨旧了一大块。过了一会儿，一个随口哼着小调的老牧师迎面走来，他骑着一匹灰色的母马。

“你好。”挎篮子的男子说道。

“你好，约翰爵士。”那个牧师说道。

步行的男子又朝前迈了一两步，停住了，转过身来。

“啊，很抱歉，先生，大约在上一个集日的这个时间，我们在这条路上相遇过，我说‘您好’，你也回复我说‘您好，约翰爵士’，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我是这么说的。”牧师说道。

“在那次之前还有一次，好像在一个月之前。”

“我好像说过。”

“我仅仅是一个平常的流动小贩，名字叫杰克·德贝威尔，你为什么总是叫我‘约翰爵士’？”

牧师骑着马朝他靠近一两步。

“那不过是我的一时高兴而已，”他说道，随后又稍稍犹豫了片刻，“那是由于不久前我的一个发现，我编写新的郡史查考家谱时，偶尔发现了这件事。我是鹿脚街的考古专家特林汉姆牧师。德贝威尔，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是德伯威尔这个古老骑士世家的嫡系子孙吗？德贝威尔家族是著名的骑士培甘·德伯威尔爵士的后代，据《巴托修道院文卷》^①记载，他是跟随征服者威廉王从诺尔曼底来到英格兰的。”

“以前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先生！”

“这是真的。你稍微抬一下下巴，让我仔细瞧瞧你的脸。没错儿，这

^① 是一份文稿，上面记录着跟随威廉王征战英国的诺尔曼贵族的一份名单，现保存于巴托修道院。

正是德贝威尔家族的鼻子和下巴，不过瘪了点儿。诺尔曼底的艾思彻马卫腊勋爵征服格拉摩甘郡时，辅佐他的一共有十二个骑士，你的祖先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在英格兰地区这一带，各处都有你们家族的庄园。在斯第芬王朝时代，《度支总册》^①记录着他们的名字；在约翰王朝时期，你们家族的分支中有一支很富有，曾把一座庄园赠送给了救护骑士团；在爱德华二世时期，你的祖先布里恩也应召来到威斯敏斯特，参加过那儿的大议会；你们的家族在奥利夫·克伦威尔时期就已经渐渐衰落了，但衰落的程度不算很严重；在查理二世时代，你们的家族又由于对君主忠心耿耿，被封为‘御橡树爵士’。没错儿，你们家族的约翰爵士已经有好几代了，假如骑士称号也如同男爵那样可以世袭的话，你如今就应该是约翰爵士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都是世袭的，爵士的封号是世代相传的。”

“真是这样吗？”

“总而言之，”牧师用马鞭态度坚决地抽打了一下自己的腿，作出了结论，“像你们这样的家族，在英格兰根本找不到第二家。”

“这真不可思议，在英格兰真的找不到第二家吗？”德贝威尔说，“然而，我却一直在这一带到处漂泊，过了一年又一年，十分糟糕，我好像跟这个教区里的最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特林汉姆牧师，关于我们家族的这些事，人们知道了多长时间了？”牧师解释说，据他所知，这件事早被人们遗忘了，很难说有什么人知道。他对家谱的调查，是从去年春天开始的。他一直在对德贝威尔家族的盛衰史进行研究，偶尔一次在马车上看见了德贝威尔的名字，他展开对德贝威尔的父亲和祖父的研究，直到最后才彻底弄清了这个问题。

“一开始，我决心不把这种毫无价值的事实讲给你听，”他说，“然而，有时候人的冲动太强烈，因而控制不住理智。我始终认为你也许对这件事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儿了。”

“是啊，的确是这样，我也听说过一两次，据说我的祖先在搬到黑荒原谷之前，也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我却没有放在心上，心想这只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有过两匹马，而如今只有一匹。我家中还保留着一把古老的银匙和一方刻有纹章的古印，但是，老天爷啊，一把银匙和一方古印算得了什么？……想一想吧，我一直跟这些高贵的德伯威尔家族血脉相连，听别人说，我的曾祖父有一些不愿意告诉他人的秘密，不愿意提及他的来历……唉，牧师，我想冒昧地问一句，如今我们家族的炊烟又在哪儿升起

^① 是一份财政文卷，上面记录着皇家每年收支情况，开始于1131年，终止于1842年。

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德伯威尔家族现在住在哪里？”

“你们的家族哪里也没有了。作为一个郡的贵族，你们的家族已经不存在了。”

“太让我遗憾了。”

“对了，是那些编造的家谱所说的男系灭绝，也就是说衰败了，泯灭了。”

“那么，我们的祖先的坟墓在哪里呢？”

“埋在青山下的金斯比尔，你们的祖先一行一行地躺在地下的坟墓中，墓上还刻有你们祖先的雕像，还用佩比克大理石做成的华盖遮住。”

“那么，我们家族的宅子和地产在什么地方呢？”

“你们没有宅子和地产了。”

“哦？地产也没有了吗？”

“也没了，尽管像我说的那样，你们曾经拥有过大量的宅子和地产，但由于你们的家族是由很多支系构成的。在这个郡中，以前在金斯比尔有一处你们的地产，还在席尔敦、磨坊陀、拉尔思德，以及井桥各有一处。”

“我们的家族还会恢复以前的兴旺发达吗？”

“这可说不准了。”

“那我又该怎么办呢，先生？”德贝威尔犹豫了一下说道。

“唉，不可能啦，不可能啦。‘盖世英雄，何竟死亡’^①，你除了用这句话责罚你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件事让本地的历史学家和家谱学家很感兴趣，仅此而已。在这个郡居住的村民中，还有好几个家族，差不多和你们的家族一样显赫。午安。”

“不过，特林汉姆牧师，为了庆祝这件事，你能否回来和我去喝一杯啤酒呢？在清酿酒店，刚好开了一桶上等的佳酿，虽然它比洛丽夫酒店的酒稍微差一些。”

“不了，今晚不喝了，谢谢你，德贝威尔，你已经喝得不少了。”牧师说完话之后，就骑着马离开了，心中有点儿困惑，把这个多少有点儿稀奇的传说随便告诉他。

牧师离开了，德贝威尔陷入沉思之中，向前迈了几步，把篮子放在身前，然后在路边的草坡上坐下来。过了片刻，远处来了一个小伙子，正在向刚才德贝威尔走路的方向走来。德贝威尔一看到他，就举起手来，这个年轻人快走几步，来到他面前。

① 出自《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

“嘿！年轻人，把那个篮子拿起来！我要你帮我办件事。”

那个瘦得像板条一样的年轻人有些不高兴：“你算老几呀，约翰·德贝威尔，你竟要支使我，喊我‘年轻人’？咱们谁不认得谁呀！”

“凭什么？凭什么？这是秘密——这是秘密！现在你就听我的使唤，把我让你送的信送走……好吧，夫利德，我不介意将这个秘密告诉你，我是一家贵族的后代。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得知的。”德贝威尔一面宣布这则消息，一面从坐着的姿势朝后倒下去，放纵地舒展开身子，躺在草坡上的雏菊丛中。

年轻人站在德贝威尔的面前，将他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约翰·德贝威尔爵士，这才是我的大名。”躺着的人继续说，“这是说，假如骑士跟男爵那样能继承的话——它们原本就是一样的。我的家族的一切都记录在历史中。年轻人，你知道青山下的金斯比尔这个地方吗？”

“知道呀，我到青山市场去赶过集呢。”

“这就好，就在那座城市的教区底下，躺着……”

“那里怎么算得上是一个城市？我的意思是说，那里仅仅是一个地方，最起码我去那里时还不是一个城市，那里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令人生厌的小地方。”

“年轻人，你没有必要管那个地方，那不是我们要说的事。在那个教区的下面，埋葬着我的祖先，他们数以百计、身穿铠甲、戴着珠宝，睡在好几吨重的铅制的大棺材中。在南维赛科思这个郡中，没有任何一家比我的家族更加显赫更加高贵了。”

“哦？”

“行了，你拿起篮子，去玛落特村，走到清酿酒店的时候，告诉他们马上为我准备一辆马车，把我接回家去。马车中让他们放上一小瓶甜酒，记在我的账上。你办完这件事后，就把篮子送到我家中，告诉我老婆不要洗衣服了，用不着把衣服洗完，等着我回家，因为我有话要对她说。”

年轻人半信半疑，立在那儿没有动身，德贝威尔就把手伸进口袋，摸出来一先令，长期以来，那是他口袋中少有的先令中的一个。

“辛苦了，年轻人，这个给你。”

这枚先令改变了这个小伙子对他的看法。

“是的，约翰爵士。谢谢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让我为你效力吗，约翰爵士？”

“告诉我的家人，晚餐我想吃羊杂碎，吃那种油煎的羊杂碎；如果没有羊杂碎，我就吃血肠；如果没有血肠，那我将就一下，吃小肠也行。”

“是，约翰爵士。”

年轻人提起篮子，正在他要出发的时候，听见一阵铜管乐队的音乐声从村子里传出来。

“这是什么声音？”德贝威尔说，“是不是为了欢迎我呀？”

“约翰爵士，那是妇女俱乐部正在开游行大会。嗯，你的女儿还是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呀。”

“哦，真是的，我想的都是大事情，把这件事都给忘了。行了，你去玛落特村吧，给我把马车叫来，我也许要坐着车兜兜风，以便看看俱乐部的游行集会。”

年轻人走远了，德贝威尔仰卧在草地的雏菊丛中，沐浴着午后的阳光等待着。过了很长时间，那条路上没有一个人走过，四周环绕着的绿色山峦中，隐约能够听到传来的铜管乐的声音。

第二章

前面说过的玛落特村，坐落在美丽的布雷克默尔谷中，位于东北部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那儿峰峦环绕，与世隔绝。尽管此处距离伦敦仅仅四小时的路程，它的大部分地区却还是旅游者和风景画家所未涉足过的。

想要看清楚这个山谷，最好是从环绕四周的群山上从上向下看——夏天的干旱季节也许会例外。如果气候恶劣，又没有向导领路，一个人盲目闯入这里的中心地带，很可能对它那狭窄曲折、泥泞不堪的道路感到懊恼的。

在这片肥沃的田野上，酝酿着葱茏的绿意，这里草木永不枯黄，泉水永不干涸。南面是一道怪石嶙峋的石灰岩山岭，有汉伯顿山、拔尔坝戈山、荨麻岗、岛戈波里山、上斯托利高地等众多的山峦和巴布草原。

从海滨地区徒步向北走的游客，在跋涉了二十多英里路程，越过了白垩质的草原和麦地以后，会忽然来到这样一座悬崖边上，惊喜地发现一种跟他刚才走过的地区截然不同，像地图一样的景色呈现在他的面前。他身后的山峦一览无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辽阔的田野上，气势恢弘，小路闪烁着银光，一排排小树编结成篱笆，大气清澈透明。然而，峭壁下面的山谷中的世界却似乎是按照一种纤小的格局设计而成。从眼前的高处向下看去，田野就像跑马的片片猎苑，小巧玲珑，树篱变成了暗绿色的纤细的线，网络般伸展在浅绿色的草地之上。谷中的大气也懒洋洋的，泛起一片浓浓的蔚蓝，就连艺术家称做中景的部分也带上了那种色调，而远处的天际却是深重浓郁的紫蓝。这儿的耕地不多，面积也小，一眼望去，除了几处例外，漫山遍野都是绿草和树木，大山环抱着小山，深谷覆盖着浅谷。黑荒原谷的风光就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不仅景色引人入胜，历史故事也妙趣横生。这道山谷过去名叫白鹿森林，这个名字来自一段亨利三世时代的传说。据说亨利王在狩猎区捕获了一头美丽的白鹿，然而却放掉了，而一个名叫托马斯·德拉林德的人又将它杀死了，因此这个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那个时候，这个地区是一片莽莽苍苍的密林，直到不久前还是这样。即使是现在，人们依然能从古老的橡树丛，山岭上零落残存的森林带、遮荫了许多牧场的空心的大树间，隐约发现当初的风貌。

茂密的森林虽然消失了，但在它当年的浓荫下存在过的风俗仍旧保留着，只是经过了变化或掩饰。譬如，那天下午的五月节舞会就是以会社狂欢的形式出现的，在当地称为“会社游行”。

对玛落特的年轻村民们来说，这种狂欢形式是一件有趣的事，尽管狂欢的参与者们对它的真正的内涵未必明白。这个活动的独特性，并不在于保留了每年的这一天举行游行舞蹈的风俗，而在于参加者都是女人。如果在男性乡社，这种庆祝尽管在逐渐消失，但也不算稀奇。但是，女性会员的羞涩或男性家属的讽刺，已使现存的几个女性乡社（如果另外还有的话）放弃了她们的这种荣耀和盛况。现在仅有玛落特村的乡社集会依然存在，还在举行着当地的西睿斯节^①了。这种集会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了，即使不是互济互助的组织，也是一种姐妹会性质的誓约形式，如今仍在如期举行。

参加集会的妇女们都穿着白色的长裙，这种鲜明快活的服饰还是使用旧历^②时代的遗风，那个年代，五月和欢乐还是同义词，那个年代，着眼未来的习惯还没有使感情单调乏味，还没有变得千篇一律。妇女们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她们排成双行绕教区游行一周。太阳照着她们的身形，让绿色的围篱和爬满藤蔓的房舍门面一衬托，理想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小小的抵触。因为虽然整个队伍都穿着白裙，却没有任何两件白裙的颜色是一样的。有的几乎是纯白，有的却泛着淡蓝，而年岁较长的角色的白裙（可能已经折叠存放了很多年）却带点憔悴的灰色，并且是乔治王朝时代的式样。

除了这与众不同的白裙这一基本特征以外，每一个妇女或姑娘右手还拿了一根剥了皮的柳条，左手捧着一束鲜花。柳条的剥制和花朵的选择都花费了她们每个人一番心血，才制作完成的。

在游行的队伍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那粗硬的银发和为岁月与忧虑刻上了皱纹的脸庞，在这样迸发活力的环境中显得有点儿荒唐可笑，又可悲可叹。对她们来说，历尽沧桑的妇女比她们年轻的伙伴们更有值得搜集和记录的素材，因为她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说“生命毫无喜乐的年月已经临近了”^③。不过，我们还是把年纪较大的妇女放在一边，来说说那

① 指庆祝罗马丰收女神西睿斯的节日。西睿斯是古罗马“大地母亲”的名字，是谷物和果类的保护神。

② 指如略历，每年365.25天，不够精确。1562年出现了现在通用的新历。在英国，1752年起采用新历，这里的“使用旧历的时代”应该在1752年之前。

③ 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